

秋興八首偶論



賈靜子先生著

秋興八首偶論

元孫洪信重刊

序

宋有侯子朝宗者余見其文矣
併見其人矣又有靜子賈先生
者余未見其人也亦未見其文
也乃侯子當日固已稱說其人
與其文余嘗再過宋瞻望馬首

何序一

以爲汴河睢水之間漆園平臺
之側庶幾見其人併見其文以
僕僕道途旅進旅退又未之見
也惟日懷侯子稱說之言不能
置無何先生死矣歔歔太息慨
想乎汴河睢水之間漆園平臺

之側竟不得見其人矣其尚或見其文猶之見其人乎歲至乙巳郡司馬吳公來涖吾潤進余與千一論定古今人物文章是非得失更爲稱說賈先生之人與文不輟已而令子啟夕抱其

何序二

父之遺稿來公復進余與千一論定焉以授之剗厠余與千一退而言曰公爲一代大儒而出之先生之門則先生之人其必可傳也已且以公著述不啻等身弗汲汲授之剗厠汲汲於先

生之文則先生之文其又必可
傳也已反覆誦之無異侯子之
文侯子者學八家而有成者也
賈先生者亦學八家而有成者
也乃侯子存日力能親授劖劖
而先生顧不能也卽以余之慨

何序三

想乎先生至此日始得見其文
如見其人則文之顯晦其早暮
固有數焉嗟嗟士不附青雲終
身貧賤旣不能以薪米易梨棗
圖其所可傳者又不幸不得良
友生以代圖之其人與文隨腐

草寒烟同滅沒隔世後無從令人見其文如見其人此余與千一所以恆相咨嘆悲涕者也若賈先生者抑何幸哉

康熙丙午之季冬京江何黎雍

南氏謹撰

何序四



賈先生香峒前幸苑

一以以對味谷與表欲亦也

人景其文賦良其人并余與千

草寒烟同滅沒隔世後無從令人

序

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存三百篇約已何更約其要於騷篇
一言豈非以讀詩者當知其全尤當知其要哉卜子夏深
於詩教者也論素絢通其說於禮孔子許其可與言詩非
知其全更知其要者耶中州賈靜子先生博通經史及天
官地誌律呂諸書尤深於詩今讀其所著秋興偶論而知
先生之深於詩大有合於卜氏也卜氏論素絢偶也論素
絢通其說於禮非偶也故孔子許其可與言詩少陵因秋
而興而有是八律也亦偶也少陵偶而興焉先生偶而論

秋興偶論

何序

焉夫是偶也非偶也少陵生平遞歷盛衰感愴無盡總于
是秋興八律寓之先生之論是八律也能以一律論八律
能以八律論一律又能以八律兼論少陵之全以少陵之
全合論是八律是能知其全者也知其全更知其要者也
且通其說於諸書凡其所以論是八律者又能取之經史
及天官地誌律呂諸書以釋其義而達乎其辭更斐然而
成文章名之爲偶論偶耶非偶耶請其論當必有能知之
者矣

康熙己酉孟夏南徐何黎雍南氏撰



杜少陵秋興八首偶論

唯陽賈開宗靜子甫論

男發秀啓父甫述

秋興八首

唐拾遺杜少陵秋興本諸晉中郎盧諶時興詩而以秋

作學者須細細尋其源流

字易原題時字者兼取楚大夫宋玉悲秋之義也凡古

人標物指事有總有專時與秋俱節序之名時者總紀

一年秋者專表一時盧值晉板蕩之餘慨然有匡輔之

志故其詩本亦傷秋而總目以時者憚日月之云邁冉

冉老至而桓文事業終無可階之資以建立于世也少

秋興偶論

陵此詩雖當唐室再造之後生民猶未離湯火其專目

以秋者傷天地閉塞之久否極而泰剝盡而復堯舜君

民之志或可冀其展布耳此詩既易時為秋于原題興

字則仍舊者興者興也緣感而起也故詩有六義而興

括比賦及風雅頌之全在盧不過感時而作此詩八首

則六義咸備至其篇末以白首吟望作結則又取本集

老去詩篇渾漫興之義焉若其章之有八或謂應八風

八音或謂應唐律八句非也夫人立言期于盡意意至

則行意盡則止八首自是出于偶然不必曲為之說也

秋興偶論

二

○客有問于遡園子曰悲秋昉于宋玉玉復何昉曰昉于其師屈平作離騷雖平分四時而秋意居多其源總出于六經春秋洽天人而首以秋七月垂訓詩邠居風未實開二南之先其各篇則用流火之七月書紀成功首載帝舜之歌而賡歌者秋官臯陶遂為萬古詩人之冠晁易先後天俱叙乾為首乾兌者秋金之卦也又洪範五事聲以屬秋散文主言韻語兼聲故詩具有秋之德也此少陵之所謂週相祖述復先誰也○又問從來作詩皆發目前之一刻耳此詩備寫一秋者何曰古者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一秋凡三月○又問先生以少

論杜詩首自文

陵秋興出于盧諶時興憑乎曰少陵之詩以文選為宗

選載起而卒歸之三篇千古絕識

本集曰課兒續文選故秋興八首其題原于盧子諒其

氣取之劉太尉其文詞縱橫幾于亂絲而端緒井然一

忽不索法本于左太冲詠史八首熟精文選理者當自

知之

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寒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破園心寒不

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先將眼前所歷秋景實寫一首乃文章叙題之法然不從初秋寫起却劈自中間秋分寫起秋分之前爲白露秋分之後爲寒露卽第六首之露冷也因其色而白之生于見分因其體而寒之生于覺分有淺深之別故淺則取見而深則取覺焉此詩獨變文稱玉露者玉之爲物視之則白察之則堅能兼白寒兩義故楚詞平分四時此詩平分一秋自白露而拆之立秋之始爲一節以楓樹紀之楓望秋而零明入秋之尚淺也自秋分寒露

秋興偶論

三

而數至霜降之末爲一節以菊紀之菊冒霜而華明其涉秋之已深也則是襟乎兩節之合而據乎全秋之勢者惟此玉露之能也至于截去長夏以表秋之初界其能又屬楓樹然必原本于玉露以合徵其能何也四時奉天而行其加于物也必有所施之具而物之受者必有所效之跡故日月風雷雨雪霜露皆其所施之具然風雷雨雪非有恆期故中庸獨取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是極但日月者加物之所以然無迹可尋而霜露則固日月

形字原本日月

之應也然霜露本一物耳或解而爲露或結而爲霜當

其解而爲露。值春夏之際。滋潤羣生。無表特之功。故月
令不取。至于霜降。則季秋之節氣。若尺爲起。則遺却孟
仲二秋。非春秋首時之義。惟此玉露當一陰之後。三伏
之餘。其色漸變。其質漸凝。便有凋物傷物之能。第世間
草木之性善耐。故其黃落。必待露結爲霜之後。而楓樹
獨脆弱。其葉易隕。其色易變。而赤。世間一切物類。無顯
切于楓樹者。故于楓樹之凋傷。驗玉露之效于玉露之
凋傷。楓樹驗秋氣之應。故他處賦秋。起手如見一葉之
已落。乃取梧桐蚤凋之義。止足托一秋之始。而不足冒

秋興偶論

四

全秋之勢。此詩獨于天文取玉露物類。取楓樹林。暗以
凋傷二字點破秋字。不惟其勢足冒乎一秋之全。而又
可爲一秋之托始。故以七字爲首章之首句。耳。第二句
巫山巫峽急接楓樹。以表身所現歷之地。在全篇爲下
文望與聞思所憑之處。其所望之京華。所聞之長安。及
所思之蓬萊宮闕。曲江。昆明池。漢陂。皆從此四字楔出。
在此章則全首之柱。下風雲叢菊皆屬山邊波浪孤舟。
皆屬峽裡。氣。卽宋玉悲哉秋之爲氣。蕭森。從上凋傷二
字來。凋傷以質言。蕭森以象言。巫山巫峽之物色。不止

楓樹林并兼下文波浪風雲之物以爲勢故勢分而爲物則舉質而曰凋傷物簇而成勢則舉象而曰蕭森江間二句緊接第二句寫景江間指巫峽巫峽長矣其波浪無時不湧至携此蕭森之秋氣其湧遂至兼天塞上指巫山巫山高矣其風雲無時不陰至携此蕭森之秋氣其陰遂至接地此二句寫得慘澹之極與後第六首萬里風烟句畧同此時雖未明點出望京華來却有被此兼天之波浪接地之風雲隔斷長安之意叢菊二句寫情今日之在巫山巫峽非今日始也來自去年之秋

秋興偶論

五

矣悠悠忽忽整過一年瞥見叢菊再開不覺兜底警心客囊之久也他日淚乃指去年到此初逢菊開之淚則今日之淚不問可知若第云今日再逢之淚則不顯他日之淚矣何也淚云今日則繫于兩開而屬時淚云他日則繫于叢菊而屬物蓋當深秋之後不惟楓樹卽一切草木之類無不凋傷殆盡獨此黃菊吐葩揚芬于宿莽之叢無異被放之屈平故見之而淚下耳去秋初至巫峽思歸念切自謂舟不停纜耳豈知去秋繫纜于此直到今日不曾一解不惟不能還我故園卽此襄府之

若遠若近亦不曾轉那一步無異繫不食之匏瓜此故園之心所以彌切耳要知故園非爲田園之私乃子牟之懸情魏闕也蓋子美家本秦川特借以點出心字爲下文望思二字張本思者心之所憶望者心之所注也故淚下于有觸如上句之見菊或如下首之聞猿而心之在故園獨不闕乎有所觸無所觸也故以一繫二字夾入兩開中間兩開者由今日之秋逆溯去年之秋剝去中間冬春夏三時而虛立兩歲之名一繫者自去年之秋順數今日之秋連着中間冬春夏三時而實歷一

秋興偶論

年之所此一年之中身羈異鄉乃不曰異鄉身而曰故園心者蓋云異鄉身則感在乎孤舟而屬物云故園心則感在乎一繫而屬時與上句之義互相錯綜本集云南菊再逢人臥病又云天地一孤舟取以証此足知少陵屬對不板有虛實主客之分也按三四寫景極山峽之大觀五六寫情引山峽之瑣物夫大觀能移人之情而瑣物足逗人之情江間二句如伯牙從師躡海白日

淪晦驚鳥悲鳴精竄嗒然俱喪心感何由而發故人心入想至微而筆力之猛捷足以透之最能決讀者之意所發之感雖可括囊天地而必自一絲爲之牽連而起

園亭之菊特植爲佳。至于叢生分是幾株野卉。亦置于
接地風雲之中。全然無人理論。見之那得不淚。江湖之
舟。方涉爲利。至于孤泊。分是萬里浮梗。飄泊于兼天波
浪之中。全然無人理論。當此何以爲心。故叢菊孤舟。雖
瑣瑣小物。寫得慘憺之極。却與兼天接地之勢相敵。又
三四寫景。是橫寫現象。五六寫情。是從寫時光。江開二
句。上而天下而地。其蕭森之氣。無處不到矣。菊曰兩開。
則前此已過之時光。舟曰一繫。則後此未來之時光。其
蕭條之象。無時不然矣。然時光荏苒。雖成于頓。而實因

秋興偶論

七

于漸。故末二句又借刀尺之催。暮砧之急。以發明此義。
見此時光前後俱難度。而最難度者。莫如此眼前之一
刻。何也。以身所處者。非故園而巫山巫峽也。所以中四
句。以山峽兩柱分承。至末二句。在常手定然山峽雙結。
此放開不用。却于巫山之麓。巫峽之岸。另推出一座白
帝城來。夫巫山巫峽。天險也。白帝城。人險也。不然。刀尺
暮砧。本屬人事。與風雲楓菊之物色不同。將何所安頓
之乎。夫刀尺之催。乃城中閨闈之事。作者身在舟中。何
由見之。全在白帝城高一句。收轉回來。極有力量。夫寒

衣催刀尺刀尺催砧砧有傳聲通响之能携彼秋氣踰
高城而送入作者之耳在作者藐爾一身孤立乎兼天
波浪接地風雲之間對此兩開之叢菊一繫之孤舟已
自難堪况重之以此急急之暮砧乎夫刀尺催于天之
寒砧急于日之暮總急于佳人之心佳人之心在于憂
夫亦猶作者之心在于憂君孟子曰是以如是其急借
此急字形容秋字之神髓兼以截斷秋之末界四時之
氣夏曰暑冬曰寒春曰韶秋曰占衣以寒稱似侵入冬
節一步然寒衣需于冬而備于秋故刀尺仰聲之催急

秋興偶論

八

可表秋之末界而秋之初界却不侵夏一字者此從來
作詩之法止據現前俄頃之用故玉露云云秋之初界
已自斷得分明全無拖泥帶水之痕不惟秋之初末兩
界即其中間次第莫不由淺而深節節相銜趨勢而起
如陸平原稱材作樓遇風輒搖蕩而不傾試總其前後
細玩之夫秋之爲氣其至也普天皆徧本無先後也又
何有時先後假作者下筆寫之則不能不有先後故詩
人開口必自物相分之顯者與我見分之近者起手此
詩作于秋相分最顯之物無如玉露凋傷之楓樹作此

詩之時適在巫山巫峽之間而楓樹之凋于見分九
故爲秋于楓樹之顛猶爲風于青蘋之末也夫以楓
樹其體似微以樹繫林其勢則鉅玉露所霑樹樹凋傷
凡在我見界之內者皆秋矣至于巫山巫峽全蜀之形
勝在焉則非見界之所能盡者但楓樹林附巫山巫峽
以爲形巫山巫峽依楓樹林以爲勢兩相交簇共成一
片蕭森之氣則無處不秋矣然巫山巫峽雖非見界所
能盡然猶與見界相連由而推之波浪之勢上而兼天
風雲之勢下而接地則是天地之間無處不秋矣然此

秋興偶論

九

特一年之秋耳。護菊云云。乃去年自于此地逢秋。孤舟
云云。今尚未歸。不知在此地更在幾秋。則是前乎此者
後乎此者。一生一世俱在秋中過矣。然此特一人之秋
耳。寒衣云云。則是過蜀之人。過天下之人。無有不在秋
中矣。然此寫秋乃秋之大段。以後二首却又逐日逐時
寫去。第二首自暮而朝。第三首自朝而暮。是通朝暮爲
一日也。故連疊日日二字。應上每字。見九十日中無日
不秋也。第二首以落日承暮字。以砧報暮。以猿報夜。以
鉦報夜關。第三首承月字。拈出朝字。以信宿之漁報晨。

以飛飛之燕子報晝旋復以砧報暮暮而朝朝而暮無時不秋矣夫一日之時爲朝暮猶一年之時爲春秋自有一定之序宜從朝起而先言暮者秋一年之暮暮一日之秋也故此首之末砧字上帶出暮字來以起下文之落日朝暉云○大抵此詩以悲天憫人爲骨此首尤爲較著江間二句天地閉叢菊二句賢人隱寒衣二句天下亂首二句乃天地閉塞之由秋者天地之殺機也天發殺機故有凋傷之物地發殺機故有蕭森之氣此不必徵諸普天之下卽此巫山巫峽一地江間之波浪

秋興偶論

十

兼天。天爲之閉。是積行君子塞不上聞也。塞上風雲接地。地爲之塞。是朝廷之澤屯不下究也。天地旣閉。則賢人自隱。此不必徵諸普天之下。卽少陵一身可謂一代之大賢矣。鹽梅舟楫之用。無聞焉。而使之行吟荒山野菊之叢。惆悵空峽孤舟之中。彼天下之懷瑾握瑜者。又孰有事王侯之事哉。賢人旣隱。則天下之亂。正未艾也。此不必徵諸普天之下。卽白帝一城。附藉蜀川之險。當唐室板蕩之餘。海內生靈塗炭幾盡。而此城之民人幸爾無恙。無奈四方皆兵戈不休。而蜀之丁壯盡征戍在。

外其存其亡。搃不可知于何驗之。驗以寒衣云云也。惟
刀尺急暮砧。以備寒衣。則城中皆婦女矣。刀尺處處催
暮砧。處處急。則全蜀之丁壯。竟無一人在家者。以見此
時天下絕無一凶樂土。夫天下之無樂土。其禍肇于安
史。故此詩特取阮藉詠懷詩。澹澹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注云。楓樹江南閩邨之地最多。漢宮殿每植之。故稱帝
座曰楓宸。或丹宸。洞傷云云。蓋喻朝廷爲安史大創之
象也。二句蕭森大創之後。四海蕭條之象也。三四槿花
安史一番大創。極力寫去。直寫到否之極。剥之盡處。然

秋興偶論

十一

否不終極。剥不終盡。此中却留得一點生意。如不食之
碩果。卽今日作秋興之人是也。五六急表此人菊有落
英。屈平比之蘭茝。喻此人之內美。舟利涉川。殷高麗之

塩梅。喻此人之修能。結句謂此人有憫人之心。合之前

江間云云。悲天之意見。此人本是稟稷之徒。不是沮溺

一流。次首謂此人也曾應過大聘。也曾充過言路。三首

此人充言路時。也曾抗顏而疏時事。其疏時事。不敢嘗
以無稽之言。必援附經術而進。惜當時未竟此人之用

耳。假今日而重新徵聘此人。今此人依舊充言路。得以

極言天下之事或更加大任使天下之事得以專行而遂此人之望焉。如二章此人定然依舊抗疏。依舊傳經。如三章此人既見大用。其施行之次第。必引經義正名爲先。如四章所寓之微意。名既正則朝廷正而百官莫不正。如五章然後條教庶可頒乎。而猶未也。必先格君心之非。如六章俾有悔過遷善之美。而後始以出令其令之急務。則用兵削平海內。如七章乃孔子得政而首。曠三都之作用也。然後加富加教。興致太平之業焉。昔諸葛武侯未遇。而預籌三分之業于南陽草廬。杜少陵

秋興偶論

十一

浪迹而經營天下之規模。蚤定于瞿塘孤舟之中。苟有用我。直把唐家乾坤重新整頓一番。然其詩中却追述舊事何也。蓋唐家之盛莫過貞觀開元。蓋欲以轉往日之舊事作後來之新猷耳。書曰詩言志。詩者眼前所據。現在之景。志者心中所期後來之事。不然少陵此詩豈效晉武之見人輒道生平舊事。都無經世遠畧耶。此詩入首之中。所以只除首章寫眼前現在。而餘七首俱述往日之事耳。然首章雖寫現在。亦似暗寫往事者何也。今之白頭吟望者。卽昔之采筆凌雲者。計作漢陳行之

天寶未載。至作秋興之大曆二載中間十餘年來。其不幸而不見于時者。沮于安史之亂。是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其幸者。經安史之亂。依然無恙。爲碩果之不食。天欲平治天下也。舍此人其誰耶。故此詩首章首四句。極寫天地閉塞之象。將以急急覆去天寶後之殘局。後四句。請出開元來。未經嘗試之國手。臨枰另着。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寒食日。伏枕山樓粉蝶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秋興偶論

第一首前四句。以秋寫景。後四句。以興寫情。俱是眼前

現景。以後七首。追述往事。却于寫情中。挾出景語居多。

第二首第三首。尚是現景與往事夾寫。總以寓其忠君

愛國之心。兩首俱言望日之所注。心之所在也。此首句

夔府孤城四字。緊接上首結句城字。白帝城距夔城尚

五里許。公孫述之舊都。夔府絕句所云白帝。夔州各異

城是也。上用白帝。此用夔府者。上首對秋而言。故用古

名下首對京華而言。故從國家之興而用公名。又上

何等夷語。

首寫秋秋之氣高非砧聲之高不能寫砧聲之高非城之高不能寫此首寫望望之人孤人之孤非斜陽之孤不能寫斜陽之孤非城之孤不能寫然白帝曰城高先所後能夔府曰孤城先能後所夫先所而後能者以取勢秋之高勢爲之也先能而後所者所以標地人之遠地爲之也故孤之城與高之城取境似異而城之孤與舟之孤寓意則同也落日斜承上暮字却又退轉向後一步暮者日之已落斜者日將落未落也上首用暮字者婦人夜作故砧聲急于暮此將寫已之心事故取賈

秋興偶論

生服鳥賦坐隅之日斜移之夔府孤城耳每依句或登城而望或否不必泥依者順也北斗卽本集故園當北斗又云北斗故臨秦又云秦城北斗邊是也依北斗有數義一寫尊君之意北斗之北則紫微垣也辰居星共朝廷之象一寫地勢之偏且距京華之遠也巫山巫峽僻居天末地勢欹斜方向莫辨故以北斗爲指南旅其地者如泛溟之占星焉一以身所據以望之地與所望之時相符夔府偏居西南孟秋之月斗柄正指其方故順北斗可以望京華一以傳望字之神理夫思則低頭

望則舉頭所望愈遠。則所舉愈高。此望之所取于北斗也。故此詩第一首平寫。此首仰寫末首俯寫。皆有神理。無不斲肖。下四句俱寫望。却不正寫望。而以下文聞字。思字暗立兩柱。見以目治。聞以耳治。思以心治。聽猿句。山樓句。只寫耳有所聞。則目無所見。可知矣。奉使句。畫省句。只寫心有所思。則目無所見。可知矣。作者描寫至此。可謂十分渺寂之極。前邊望字。幾無踪影可尋。于是

又掉轉筆來寫見。借此洲月復醒出前望字來。然月一而命以石上藤蘿。則是巫山巫峽之月。而非京華之月。不

秋興偶論

十五

照長安之使槎。畫省而照洲前之蘆荻。則見非所見。仍是無所見耳。要知此二句。不是實寫寫景。乃其徘徊永夜。至聽猿聞笛之後。無聊之極。見見如聞嘆息之聲。每觀處如聞嘆息之聲靜自驚自嘆。而曰請看云云也。不然。藐耳孤城。止有杜

陵一老耳。將更請誰看之乎。本集曰。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庭月色好誰看。政是此意。夫春以花朝。秋以月夕。月

乃秋之物色。如玉露之類。藤蘿蘆荻。亦秋之物色。如楓

樹叢菊之類。然八首之中。獨取玉露作起。為秋興之主。

而月反作第二首之結。何也。玉露之能獨物。其迹甚顯。

取以升八首之首。秋月之映與物無傷其過。而本
畱無紀時之能。但微點綴之。以助興耳。然月之精神。在
中秋之望。不取中旬之望月。而取下旬下弦前後之月
者。下弦之月。與歲之秋日之暮。同一理也。然詩之于月。
但稱其所照之物。曰藤蘿蘆荻。稱所照之物之所。曰石
上洲前。偶拈其所照石上之物。而號之曰藤蘿月。而藤
蘿遂得有月名。而石上遂得爲月所。而蘆荻專爲所照
之物。洲前仍爲蘆荻之所。然在月本無私照。此由詩家
之見分而作。非因物之相分而作。若論相分。則月所固

秋興偶論

六

在天上。而石上洲前。各以其勢取。此皆以地論。未嘗以
時論。曷自而知爲下旬之月乎。以全詩之章法而知之。
若是上旬之月。則宜見之于落日之前。若是中旬之月。
則落日之時。卽當見月。又以緊承。畫省二句而知之。此
詩紀時。不止砧以報暮。猿以報夜。筵以報夜闌。其實寫
處。具有次第。卽虛寫處。如奉使句。畫省句。與實爲。亦自
參插互卸。各因其次第而附之。猿有取曉鳴者。斤竹澗
詩曰。猿鳴誠識曙。謝客用以紀幽谷之曉。猿有取夜鳴

者。白帝懷古詩曰。噉噉夜猿鳴。陳子昂用以紀空峽之

夜當時少陵身在巫峽。其用以紀夜也無疑。古樂府曰：巴東山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霑衣。故少陵連摘三聲淚三字以見意。奉使云云，本涉想憶，似無切于時。然而博望乘槎，既以八月，固是拈合秋字。而嚴君平曰：客星犯斗牛，斗牛者，秋天昏見之星，亦非于夜無闕也。山樓斥候，見當時之戒嚴，以粉塗堞，取其望而易見。笏，戍人奏之以戒曉暮。悲者，雖取聲調之高，實由戍人之思怨，易以感人。隱者，聞自遠也。夫笏兼戒曉暮，此獨用以報曉者何也？方落日之際，塵喧未淨，初為砧之所亂，既為

秋興偶論

七

猿之所聒，迨至夜氣既清之後，方能聽得山樓中悲笏之聲。隱隱白粉堞而出，故用之以紀夜闌也。盡省句，雖亦虛追往事，正與夜闌相切。唐制，入朝將侍君王，必以香爐引隨。香爐而繫以盡省，是將人未入之際也。違卽去而違之義，謂去拾遺之職。伏枕者，以病而去也。病而曰伏枕，特用一伏字，暗形出一起字，謂當年此時已拋枕而起矣。前二句先實而後虛，此二句先虛而後實，乃文法互變之妙。其先實而後虛者，蓋以聽猿句與奉使

句對。雖流水，然實是兩平。總承起二句，自暮至夜，前大

半夜之景此先虛而後實者以逗起下文請看二句總以寫將曉未曉之數刻也何也天下境之實者成于所歷境之虛者出于所觸故論境之所觸則似宜先山樓悲筵而後畫省香爐使不聞筵則未必憶及畫省香爐矣論境之所歷則正宜先畫省香爐而後山樓悲筵蓋聞筵之時遙當入朝之時而畫省香爐則當未入朝而初起在畫省之中所以今夜在夔聞此悲筵之聲不覺玃爾自驚曰此非當年五更三點入鷓行之時乎悲筵之聲胡爲乎來哉于是又不覺抬頭一看見月出乎石

秋興偶論

上藤蘿之上而低頭一看已映乎洲前蘆荻花矣要知

月非至聞筵時始出其出約在畫省香爐之時何爲至

此方見緣少陵心懸京華痴痴捋捋終夜悵望竟不覺

月光之出及筵聲一驚而始省月之既出耳請看者有

無限校量之意問此石上之月寧復昔年傍九霄之月

乎問此映洲前之月還能直照西秦乎此二句從齊詩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脫來彼亦蚤朝之詩苟非下句

之月何爲當雞鳴之時月體尚未出地而僅望其光至

于錯認爲日出耶但齊詩取其未曙見莅政之勤方始

此取其將曉見世運之亂未艾耳。但已映二字，又脈脈映前落日。謂日落幾何而月出更有冉冉老至之悲焉。此首來序往事，乃少陵自表其生平出處之大節。謂出身雖不由科目，然不敢假他途以進。奉使云云者，乃應詔隨使入京獻大禮賦，是其進身之正也。當應詔時，自負其才，應付以伊呂之任，不意一尉見授，故曰虛也。肅宗之朝，纔得備員拾遺，得言天下之事。庶幾少仲平生之志，而又以伸論房瑄而去。是其退身亦正也。不云不得其言而去，而托之病者，不欲張吾君之拒諫也。第三

秋興偶論

十九

首匡衡二句，又其語默之當。○發秀復曰：下弦之月，與歲之秋日之暮，何爲同理也？日月有朔望，兩弦上弦如春，望如夏，下弦如秋，晦如冬，朔則一陽初復也。熟讀參同契自知之。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一前四句跟上首望字寫景，後四句追往事寫情。首句緊

接上首月字謂月甫出而即繼之以日晷指時光如逝
意朝暉字人知遙對上首落日字不知切對第一首暮
砧字蓋暮砧之急朝暉之靜兩相形容秋之性情方描
得出而靜字尤爲深微薄暮波浪風雲之蕭條入夜山
猿城笳之悲鳴牢騷過甚未免涉于怨尤苟非此一靜
字曷徵遯世無悶之養歟然靜因于朝暉者謂其挾有
平旦之氣雖在秋令猶得片時清爽下文漁人之泛泛
燕子之飛飛從此暉字映出相分實由靜字生出見分
山卽巫之山郭卽夔之郭于家山郭靜于朝暉是謂景

靜江卽峽之江樓之所臨翠微卽巫山之椒樓之所傍
坐于樓中是謂身靜然坐翠微文法與上首依北斗文
法相似則亦應有望京華之意然言坐而不言望者其
文蒙上其意闕下謂此抗疏傳經之人不立之青瑣朝
班而坐之翠微江樓乎信宿二句分承江樓漁人江中
之物色燕子樓邊之物色曰泛泛曰飛飛二句雖是寫
景其中兼帶紀時與感懷蓋漁人定見于朝暉之後而
燕子定見于漁人之後漁人曰信宿則當少陵徘徊孤
舟之時漁人固在特以魍黑無所見至凌晨日出而始

見故借此顯出朝字專紀凌晨之一刻賦江樓臨坐之
蚤也。燕子曰清秋。清秋者入秋淺深之間當歸之候也。
夔州地近赤道。燕歸稍遲。凌晨不飛。必待晡日。自晡日
而响日以及前章之斜日。皆飛飛之時也。故借此以紀
坐江樓之強半日。以驗坐之之久。然後以此章靜山郭
之朝爲首界。合首章催刀尺之暮爲末界。是專寫坐江
樓之一日也。且也一宿爲宿。連乎昨日矣。再宿爲信。連
乎前日矣。故漁人信宿。見漁人者亦信宿矣。又燕以春
稱鴻。以秋稱燕子。曰清秋則違其時矣。燕子違時而飛

秋興偶論

三

者非一日。而見燕子之飛。飛者入秋亦非一日矣。此總
細紀時以結上文。坐江樓之日也。此漁人與後漁
翁不同。漁翁太公之流。意不在魚。漁人尋常覓利之徒。
得利卽歸矣。曰泛泛無所得矣。還者未艾之詞。燕子之
來。自春歷夏。其飛飛也。爲作巢養子之計。今已秋矣。猶
然飛飛。將欲何爲乎。故者無故也。蓋作此喻。以比其功
名薄。心事違爾。下匡衡二句。實賦其事。正應奉使句。及
畫省句。蓋上首自述其生平出處之節。此首自述其當

時立朝之概。功名者。堯舜君民之績。心事者。堯舜君民

之願盡省香爐遠伏枕功名薄矣則以抗疏之故奉使
虛隨八月槎心事違矣則以傳經之故經者聖人傳心
之要典見學之有本疏者人臣體國之忠諫見才之有
用匡衡劉向不是景仰古人乃取以自擬使槎盡省朝
廷不我棄也抗疏傳經我亦不負朝廷至于功名薄心
事違亦非朝廷之我棄不信乎友弗獲乎上良由同學
之士輕肥自就不肯汲引之故此蔽賢之罪不以累上
而卸之朋友既無對君之心而責之朋友亦第曰同學
云云怨而不怒足徵其所養之靜矣○第一首從巫山

秋興偶論

三

巫峽起中分山峽二柱末結到城上第二首緊接城字
以夔府照出京華遂以夔府京華分作二柱末仍結到
山之石峽之洲上第三首即接以巫之山夔之郭此處
特添一樓于峽之濱山之椒下即以樓與江畧分二柱
末結到五陵以起第四首之長安總紀身所歷之地也
第一首孤舟之繫第二首孤城之望第三首江樓之坐
歷紀身之所在也又此紀前半日之景故以朝起第一
首紀後半日之景故以暮結總合兩首之前後各半日
共成一晝矣顯出第二首之獨為一夜合夜與晝而一

日過矣積之日日而一秋過矣此純身所歷之時也第一首只寫身在巫山巫峽眼前現在之事未露京華之意第三首第三首寫望方顯出心在京華然第二首情與景夾寫乃立而夜望之神理第三首景與情截寫乃坐而晝望之神理晝而江樓夜而孤舟身心一片無處安排此寫情之妙也○或曰八首中唯第三首另是一樣手筆何也曰第一首身在舟中有望之意而無望之勢所見惟巫山巫峽界近故將秋寫得十分蕭騷之甚卽本集所云大江秋易盛也第二首身在城邊望者京

秋興偶論

三

華界遠故將秋寫得十分渺寂之極卽本集所云空峽夜多聞也此首身在江樓平平望去界在近遠之間獨寫得蕭逸之至者以秋之爲氣盛于暮淡于朝朝暉所映又當翠微之中故此首在八首內覺得另是一樣筆墨耳○客問古人稱日有連夜在內者有截夜于外者其義奚辨曰日有連夜而言者如李白詩三百六十日指太陽右行黃道一度是也日有對夜而言者如傅佺詩志士惜日短指宗動天帶日輪左行起自東地平至西地平是也總之夜者口之餘氣亦猶乾屯等爲易卦

之正氣而坤蒙等卦又爲乾屯等卦之餘氣故此詩八首只二章承首章暮字寫得一夜而七首皆寫晝日○或者正氣男子事業之會暮夜餘氣乃女工之會耳○或曰舊註漁人隱者泛泛自得之意秋燕數飛其雛殆將之以歸少陵于此亦欲歸隱爲著述之計然乎曰少陵何時不隱奚待歸耶少陵何時不著述奚待歸隱之後耶少陵生平之志主于匡君濟民其思歸也乃與大用而歸朝耳其云故國者家在長安故借以寓意耳至于著述之說則後人因傳經訛作傳經遂有此誤按漢書

秋興偶論

三

匡衡傳朝廷有議政傳經以進註傳讀如附依也注此詩者當以漢書爲正或曰從來注家皆云傳經蓋孔子刪定之後如子夏傳詩漆雕氏傳書以迄漢之諸儒相傳各有淵源又江淹爲梁諸王五經傳其大意其來歷豈不彰著乎曰古人作詩援引古事取其相切而又要與上下文義相貫通若云傳經如江淹少陵不曾爲唐諸王官屬以爲如先儒之傳經乃布衣之事又何須下文同學之汲引哉或曰傳經誠是矣奈其說不出于劉

向傳而出于匡衡傳余心終不安也曰不須疑也古者

之正氣而坤蒙等卦又爲乾屯等卦之餘氣故此詩八首只二章承首章暮字寫得一夜而七首皆寫晝日。曰者正氣。男子事業之會。暮夜餘氣。乃女工之會耳。○或曰舊註漁人隱者泛泛自得之意。秋燕數飛其雛殆將之以歸。少陵于此亦欲歸隱爲著述之計。然乎曰少陵何時不隱。奚待歸耶。少陵何時不著述。奚待歸隱之後耶。少陵生平之志。主于匡君濟民。其思歸也。乃與大用而歸朝耳。其云故國者。家在長安。故借以寓意耳。至于著述之說。則後人因傳經訛作傳經。遂有此誤。按漢書

秋興偶論

三

匡衡傳。朝廷有議政傳經以進。註傳讀如附依也。注此詩者。當以漢書爲正。或曰從來注家皆云傳經。蓋孔子刪定之後。如子夏傳詩。漆雕氏傳書。以迄漢之諸儒相傳。各有淵源。又江淹爲梁諸王五經傳其大意。其來歷豈不彰著乎。曰古人作詩。援引古事。取其相切而又要與上下文義相貫通。若云傳經如江淹少陵不曾爲唐諸王官屬以爲如先儒之傳經。乃布衣之事。又何須下文同學之汲引哉。或曰傳經誠是矣。奈其說不出于劉

向傳。而出于匡衡傳。余心終不安也。曰不須疑也。古者

爲史出于好學深思之士俱有非常之識故其列傳有
兩人合傳者有兩人對傳者史記屈原賈誼合傳括楚
騷之始終也漢書李陵蘇武對傳昭漢詩之權輿也劉
向匡衡兩傳亦是對仗而作蓋用經術相比也夫漢之
治經術者多矣而獨以兩人相對者諸儒之治經發明
古義而已而兩人則傳之時事之中耳今取兩傳合讀
之所載劉向之疏凡幾匡衡之疏凡幾或因天變或因
時政莫不緣目前當務之急而援引古義俾爲有稽之
言則是抗疏傳經兩人同有之事而作詩者筆之所到

秋興偶論

五

讀盡古人之書

偶而分拈如孟子之憂心悄悄文王之事爲孔子而別

取太王不殄之詞補爲文王若少陵者可謂讀書不死

者矣他日贈元道州云匡衡常引經非其明証耶且下

文同學學字卽從此經字生夫同學不必如古之負笈

而共事一先生亦不必如今之同鉛槧與糾連遠社者

大約謂所學之同同于經術也夫幼而學壯而行傳經

抗疏慷慨而言天下之事而不少變寒者如少陵者幾

人其庸碌之輩往往借此經術爲博取富貴之媒及富

貴到手而患得患失之心生矣孰肯傳經抗疏慷慨而

言天下之事哉。彼既不肯言天下之事，又孰肯輕處一已之富貴，而汲引夫傳經抗疏慷慨而言天下之事之人哉。少年不賤，從魯論吾少也賤，脫來以彼少年不賤以形此老而尚賤者也。然彼之少年不賤，由于與援之多，故下末句衣馬之上，又加五陵二字，謂彼皆有可陰之勢，各各共爲黨朋，特單單擯出個老賤之經生在外耳。故二語絕非羨慕之詞。曰少年見老成之棄置，曰五陵見側陋之沉淪。○客問禮云：治民必須獲上，獲上必須信友。古人誠重乎汲引之義矣。少陵獨見于此章乎。

秋興偶論

三

曰：八首之中，俱有此意。但如仄中之線草中之蛇，苟非好學深思，未易識其意之所在耳。今試先將當世所用之人，分爲兩途。一者如此章同學云云，乃患得患失之夫。天寶以來釀亂之人，一者如四章王侯云云，乃高才捷足之士。靈武以來因亂而得功名者，在少陵自負五百名世之望，值安史之亂，藏頭于荒草涼烟之中，幸而無恙，則亦不絕如綫矣。故第二首兩京恢復，始伸頭而望，望上加一每字，每字從孟子三宿出晝子日望之來。

蓋莫其還有個出頭日子耳。然非藉朋友汲引之力，不

可無奈先進者各自愛其輕裘肥馬既不引手于當年
新進者各自安其宅第衣冠誰肯推轂于今日卽在昔
年雖班列青瑣無異東方曼倩之玩世承明苟非上書
自譽誰識大臣之才至于今日流落江湖顛擠益甚除
是飛熊自發聖王之夢耳汲引之事夫復何望此所以
行吟于巫山巫峽之間而低頭吟望歟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
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

秋興馮論

七

寂寞秋江冷故園平居有所思

全篇關鎖全在此首起手一聞字末後一思字思字起

下四首意聞字突出上兩首望字之外道者得自傳說

二字直貫通章兼含山川修長干戈阻間望而亡所見

意然所聞之長安宜卽當時眼前現在之京華玩其通

章語氣則今日之所傳聞者又連乎昔時之所親見者

何也少陵寓夔距離長安之時已經數載代宗之立父

終子繼應無改建王侯易置文武之事俱在肅宗靈武

卽位及還京之時此時元宗固儼然在也肅宗貪于急

立故富貴其私人而實由當時羣臣貪于立肅宗以爲富貴之資。不然，今當時而仍奉元宗或還京而元宗復辟，則王侯宅第依然舊主，文武衣冠依然昔時矣。此唐人置君少陵比之奕棋，本于左傳奕棋者不勝其耦，况人君乎之意。只緣此一着置子之差，遂因循以致肅代兩朝而高太以來五世之威勳無一存者。且一時之若文若武若衣若冠皆非天寶之舊物，又况開元之典型乎。此今日所聞之事與昔日所見之事，其本末相連而及者也。然亦有事不相連而相關者，則近日代宗之立

秋興偶論

天

是也。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古人有子爲人生百年

大事。肅終而代立，是肅宗得有其子也。益顯元在而肅

論讀

立，則元宗不得有其子也。元宗不有其子，則肅宗不有

其父矣。天性天倫之謂何。此百年世事，所以不勝其悲

也。夫肅豈獨無天性，肅與羣臣豈盡不知天倫，祇是汨

沒于富貴之中，故致王侯第宅云云耳。在肅宗以爲爲

吾臣者，吾能富貴之，彼必急我之所急矣。豈知孝慈所

以作忠，肅既子不急其父，臣亦不急其君，尤而效之，又

何怪直北云云乎。二句本是互文，直北之急，則征北之

遲可知征西之遲則西方之急可知是當時羣臣助轍
圍戚則有餘而爲國禦盜則不足何也羣臣皆已富貴
矣戀其宅第美其衣冠又誰肯抱桴捐軀圖報効朝廷
乎魚龍句又指上皇還京自南內移西內之事按地志
長安西有魚龍江江有異魚人以爲龍故取以喻元宗
龍以秋爲夜故于江上着一秋字以喻元宗此時爲潛
龍第五首蓬萊云云謂此時之潛龍固昔日之飛龍故
于識聖顏之上點出日繞龍鱗四字第六首第七首謂
此時之龍潛由亢而潛也其曲江云云昆明云云蓋亦
失水之喻故此魚龍而曰寂寞者肅宗內制于張后外
惑于李輔國移上皇于西內不復定省之儀也秋江冷
者上皇在西內防閑之嚴至不令與臣人相見然當時
臣人亦遂不敢接見上皇蓋直北云云現在之君父且
不急其難又何有于退位辭朝之君父乎所以讀之如上皇冷
清清老死西內總無一人理論讀之如單單只有去國離鄉
之一老常常係思讀之如雖鼎湖之後猶爾不忘也末句曰故
國卽第一首之故園平居者以故國爲平日之居則此

秋興偶論

五九

地爲暫時之寓也

保以有所則義兼懷人故下四首追述往事肅與代畧不說及單單只道元宗一朝之事情見乎辭矣夫此詩作于大曆二年之秋已非肅宗之世乃越之而遠述元宗時事者一惜國事之錯一悼家事之非論君人之才代不如肅肅不如元元宗天資英邁可與圖治開元之時允爲勵精雖不能舉世于唐虞三代然而校之貞觀太平仁義之效庶亦不遠故天寶之初餘烈猶存及其末載一念作狂遂致亂起倉卒當時諸臣若有忠謀定見或奉之勿失或還京後迎之復辟以彼英邁之資當此大創之後必且自悔自艾而孜孜補過其理政用人皆已試之轍由茲輕車熟路則開元之業可望再復肅宗雖稱能君然其才僅可恢復唐室令不廢墜而已而冀其復致開元太平之舊必無濟矣試觀開元之際姚宋諸賢接踵于朝而乾元之初一房瑄之直而不能容且累及救瑄之人其優劣居然可知而當時云云是國事之錯也雖然靈武之役元宗蒙塵群臣卽欲奉之何從奉之還京之後局勢已成而欲迎之復辟或強奉之如後世之奪門不亦迂乎不知非迂也夫子與子路論

衛事曰必也正名乎。國不可一日無君。子亦不可一日無父。古今之常道也。名不正云云。夫子亦莫論于古之常道如此。爲後世戒。若必令出公退還世子之位。而復奉蒯瞶爲衛君。然後爲政。勢所不能矣。勢所不能而夫子言之。不爲迂。豈少陵亦作此想。而獨爲迂哉。然當時之臣以爲迂也。因而奕置其君。非不假托于以國事斷家事之義。而實有悖于劉向傳經之旨矣。○客有以舊註秋江爲巫峽者。試以哀江頭詩證之。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刺肅宗之忘親于生前可知。魚龍

秋興偶論

三

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見少陵之念君于逝後。客又以魚龍本地名耳。未必有指。曰魚龍。信是地名。然卽下文之秋江也。若無所指。而但云地名。則魚龍之下。旣曰寂寞。則秋江之下。不得又着一冷字矣。况古人比類有常例。易以龍飛喻君。詩以魚在喻臣。故此詩以之。寓意于今日秋江寂寞之潛龍。而下首燕出日繞龍鱗。追尊爲九五之飛龍。此以喻元宗也。又于前首便伏下一信宿之漁人。喻已之往日功名不建。心事已灰。第七

首又拈出江湖之魚。喻已之目下壯心不已。詩時而

建功名龍一照而魚再照易曰一君而二臣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
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遶龍鱗識聖顏一卧
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以下四首皆承第四首思字前三首猶元與肅並思此
後所思皆元宗之事也此首緊接魚龍句意乃因後日
西內之幽禁而追憶其當陽御宇之時吃要在識聖顏
三字聖顏卽元宗之顏也然識聖顏必有識之之地故

秋興偶論

三

先寫朝後寫朝班其寫朝處有三義一定朝之制度是
周公營宅之理也二表朝之形勢是婁敬建都之策也
三就朝極寫形勢制度之弘遠是周召分陝之制也總
伏後帝王州三字之案蓬萊之宮天子所居表南山以
爲闕而來以下文之東西則宮在北矣是以北辰居所
之義尊朝廷也而又表以凌霄之承露仙盤益見規模
之峻矣此真帝王之宅也帝王建都德險隨時闕對南
山卽禹貢所稱終南惇物乃雍州之地非天地之中尚
險之國也秦曰咸陽漢曰長安唐亦曰長安長安之西

曰瑤池周穆觴西王母之處長安之東曰函關尹喜過老子之處瑤池曰西望是從長安寫到瑤池王母曰降是從瑤池寫到長安而瑤池之西則不及寫爲長安地偏于西北也更西則異域矣東來句獨于函關之東寫來者蓋函關之東乃周及六國之故地也老子爲東周柱下史應爲紫氣之起界老子西行莫知所終此詩取爲呵護長安應爲紫氣之止界而函關五千言之留乃其過化之處耳此句則畧于起止若莫測其始莫測其終者而獨于過化之函關着一滿字取殺函百二之險

秋興偶論

三

足以控制東周六國之形勢故借以表長安之東南界而借前王母之瑤池表西北界兩界中間夾出箇千里秦川來卽詩秦地山河似鏡中也此地可農可戰故周以王秦以帝而漢唐因之此帝王之畿也是以輯天下之朝貢于斯走天下之賢能于斯聚天下之商藝于斯爰斯之時天下一家四海一國決無弄兵潢池者亦無跋扈自雄者王者無外氣象直于此朝字寫出如蕭王畫扇咫尺而具萬里之勢下首秦中自古帝王州

正從此四句逗出一帝王州不可作歌舞地一旦破除

之可惜。一時勢雖不克。一戰而地利儘足以守。待勤王之師。何至倉皇出走。一還京之後。依舊得控制天下之勢。但當求賢人爲輔。然此是後意。若論現意。只是引起下文朝字爲識。聖顏之地耳。夫朝字。旣已寫完。聖顏似可卽識。又作雲開句。一頓者。威儀不備。王者不出。蓋借此雉尾官扇一物。以例其餘。天仗之整肅。以此威儀合之上文之形勢。制度而朝之物事。始全。又借此官扇推去宿雲之蔽。放出曉日之光。于聖顏方識得親切。然此聖顏卽四十年太平之天子。世稱元宗是也。然所以得

秋興偶論

三

識者。以身列朝班。故列朝班而謂之點者。謂官微職輕。聊點綴于班末云耳。後人有因點朝班之上。有青瑣二字。謂授拾遺時事。聖顏應指肅宗。不知青瑣者。所以飾也。省垣有此飾。朝列亦有此飾。黃門掌之。卽今早朝百官授職各處也。因世人多以青瑣美省臣。故遂以青瑣專爲省中故事耳。嘗讀晉史。賈女常于青瑣中窺韓壽。亦豈省中之飾耶。詩家所引。宜曰青瑣朝班。却將點字夾在中間者。曰點青瑣朝班。便是領班之長也。惟曰青瑣朝班。則不過隨例須朝備數而已。官微職輕。身居瑣

未班苟非雲移日出何由得識聖顏乎識者遙認之謂也。夫青瑣點朝班五字既緊應識聖顏三字而于五字上加幾迴二字成句于此句上又加一卧句者所以結歸本題不然竟是一首蚤朝詩矣。歲晚卽本題秋字滄江從青瑣朝班模出卽本詩之巫山巫峽一卧二字特備以模出幾迴二字言自此一卧永不起矣。其前則有三仕三已之意。凡此總指眼前有思之一刻莫將一卧誤認作華州去官之時說起而遂以此爲投拾遺時事。天授拾遺不及暮其時肅宗卽位甫二載京師雖復而

秋興偶論

三五

餘孽尚熾方鎮不掉無當于西望云云之頌况末首香稻云云唐家極盛之事豈肅宗之所能當乎大約此詩如周人之魚藻詩隋人之高祖頌所以斷聖顏爲元宗也。識字又有兩義以上首照之識者所思之因夫人莫不有見面之情况臣之與君乎乃以舉朝共識之聖君而老死于西內如之何其勿思耶以下首照之識者初見之謂少陵當時雖應詔赴闕非有平臺之召非有前席之請僅于朝班之末一望見顏色而已未嘗大用故

天寶之末變起倉卒然懷之自新自有執其咎者班末

之小臣官微職輕安能挽回此所以望大用于今日耳
觀此詩通章俱從朝字起興益見前第二首末四句的
爲憶蚤朝之時此興于地而彼興于時耳地者展抱之
所時者幹功之會故前第三章自蚤朝之時說起遂接
以第三章之日日江樓其寫日詳于寫夜者詩云志人
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可見做事全在白日而抗疏傳經
尤在蚤朝之一刻故本集又曰來朝有封事數問夜如
何○遡園子語客曰律詩對偶在他人得其上句即可
測其下句唯杜少陵不然試取一詩覆其對句而射之

秋興偶論

三五

十不得一二及發覆視之絕出人之意外及覆細玩却
又各如人意之所欲出秋興八首對語凡十六皆極儷
詞之能事如此首額聯二語對偶錯綜不惟三四與六
七互錯卽二與五亦相綜其推班出色之妙匪彛所思
此二句所用之地二瑤池函關所引之人二王母老子
唯函關爲長安之門戶是實地名其瑤池不經見助于
穆天子傳西方之瑤池與東海之蓬壺俱道家之寓言
子虛故不把與函關對而却取老子示現之象化作紫

氣兩箇虛字對之因此一錯遂把瑤池亦化作兩個虛

字作王母之稱。呼猶曰瑤池王母云耳。至于老子獨不斥言而目以紫氣。直若國家王氣之所自鍾者。以唐之列辟皆尊老子爲始祖。所謂仙李盤根是也。其以函關錯對王母者。偶拈人各地名以屬辭耳。函關之正對。不惟不在王母。併不在瑤池。瑤池者虛立之界。表其正對。乃在降字之內。蓋暗指長安何也。王母之降降長安。老子之來亦來長安。而函關乃其過化之地耳。不然與朝字何關哉。望者望其降也。先望而後降。王母先天之金精。與唐無所關切。唐既祖老子。若聖祖之慈。得得而來。

秋興偶論

七

呵護其子若孫者。故言來不言望耳。紫氣之下。特加滿

字者。明老子道德之高妙。其豪光之所照耀。不惟函關。

西而長安帝京東而東周六國。無處不充足。若瑤池王

母亦并攝于其萬道豪光之中。故王母曰望。如夜之觀

燎。紫氣曰滿。如太陽中天。其光自普三千世界。無須人

之仰觀耳。此又唐所都之長安。乃綏福無疆之地。于此

趣上朝字寫完。故下首但詳言歌舞地。而結之以第七

句。却以第八句帝王州結此二句。及上二句。如雙鰲然。

若此處無此二語。便明却一鰲之方矣。客曰。二語在本

詩中自有一卧二句正結暑事下首之旁結乎曰西之
王母東之紫氣俱聚一處呵護神京以寫朝字。是此二
句之形。卽一朝而東連函關之東。西極瑤池之西。借寫
王者表裏山河之盛。是此二句之勢。一卧二句足擎二
句之形而不足載二句之勢。故有待于後首云。

其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
蓉小院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秋興偶論

三

此亦思元宗之詩也。玩通章語氣。句句寫天寶末年禍
亂之慘。與致禍亂之由。皆元宗之過也。春秋大改過故
此詩雖句句說元宗之過。實句句替他懺悔。其中含蓄
有無窮意。須合前後八首參看。方知其妙。若第以此一
首文若辭淺淺解去。不過謂瞿塘峽口者。身所現在之
所。曲江頭者。身所舊遊之處。瞿塘在夔府。曲江頭在秦
中。相去萬里。邈不相接。惟當茲素帝司令秋氣漸臻之
時。風爲之颯颯然。烟之爲漠漠然。自瞿塘峽口以至曲

江頭萬里之間。無處不秋。是秋能携風烟以遙。接手萬

里之勢而曲江雖遠如在眼前矣。因而思其始也。花萼夾城通御氣。何其盛也。其後也。芙蓉小苑入邊愁。何其憊也。至今日。則曲江之上。珠簾繡柱已空。黃鵠圍之錦纜牙橋俱敗。白鷗起焉。夫此秦中。豈非自古所稱帝王州耶。奈何以爲歌舞地耶。用之爲歌舞地。則自應變而爲干戈地。至于變而爲干戈地。雖欲歌于斯。舞于斯。豈可得哉。此所以不堪回首也。如此解詩。止得少杜之皮毛耳。少陵鍾不世之大才。而又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故所爲詩。匪尋所思。况秋興猶爲苦心經營者乎。必須反

秋興偶論

三

覆玩味。審厥端緒。斯爲得之。此首在八首中。尤爲深合難測。惟于末二語稍露其端。因其端而察之。証以別章之義。而其緒可不紊也。此末二句。蓋本宋史武帝旣平長安。因劉穆之死。倉卒東歸。長安復陷。武帝復欲北征。謝晦諫之而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樂。命從臣各誦舊詩。晦誦王粲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摧心肝。援引此意。以作此首之結。最爲深切。祭詩所謂長安。卽此第四首之長安。而此首則易以秦中。蓋此詩第五首第六首之妙。全在幾個地名上。

能包王城內外。載得許多處所也。故以之爲帝王州者。此秦中。以之爲歌舞地者。亦此秦中。夫以爲帝王州。則一。豫。穿。珠。自。成。九。曲。曰蓬萊宮闕。曰南山。曰瑤池。曰函關。曰青瑣朝班。以爲歌。曰地。則曰曲江頭。曰花萼夾城。曰芙蓉小苑。曰珠簾。曰痛柱。曰錦纜牙樯。其以爲帝王州者。設險守國。則主形勢。體國經野。則主制度。皆有國者。所不可缺。蓋唐自高祖太宗。開創經營。以爲子孫萬世不拔之業者。非一日矣。而花萼等事云云。則元宗之所自設。以供一身之娛。

秋興偶論

單

樂者也。夫宋武之棄長安。出于不得已。猶且惜之。何況千年之業。博一時之樂。而有不可惜者乎。夫宋武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且他人之物。尚且惜之。而元宗則承之列辟者。可不惜乎。且也宋武雖棄長安歸。而猶不失九五之尊。而元宗遂致奔竄而囚以死。可不惜乎。則其惜之而回首。定在幸蜀之日矣。首二句曲江瞿塘。萬里之遙。其間一路風烟慘淡。不開蓋喻元宗蒙塵之象。故其回首也。以爲元宗之昔日。則是宋武之登城北望也。以爲少陵之今日。則是以夔城當瀘陵也。以爲少陵代。

元宗回首則是謝晦之頌詩也。回首者自識自悔也。代
爲回首者代爲讖悔也。原夫元宗生平過惡無多。只是
寵一貴妃。而花萼四句。正讖悔之實也。蓋花萼聯芳。以
比兄弟。芙蓉並蒂。以喻夫婦。元宗築花萼樓。以處諸王。
而與之同寢食。其實防閑之。至于更築夾城甚矣。若夫
芙蓉謂之小苑。卽隋煬之好作曲房密室。蓋預作之。爲
與貴妃遊玩之所。王詩曰。邠王玉笛三更咽。號國金車
十里香。亦同此意。但邠王云云之詩。竟取妻黨之厚。以
形父黨之薄。此詩則借彼兄弟之薄。以見寵貴妃之罪。
過爲非小也。蓋花萼樓外。又築夾城。雖云幽閉骨肉。然
而內通御氣。猶不失仁人子弟。常常而見之意。至于祿
山之反。實由貴妃所招。則社稷之傾覆。皆隳于芙蓉小
苑。白詩漁陽鼓鼙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猶是邊愁
來。尋元宗此芙蓉小苑入邊愁。則竟是元宗自尋邊愁
矣。且也珠簾繡柱。錦纜牙檣。原爲貴妃而作。而今日之
貴鵲圍。白鷗起。皆貴妃所致之邊愁也。或曰元宗天寶
之後。委政林甫國忠。而疎張曲江等正人。何止寵一貴
妃。不知其委政林甫國忠。乃是替出此身。與貴妃作集。

耳苟能翻然自悔則林甫之輩自無所用之而正人復進矣其以反歌舞地而復爲帝王州也固甚易耳唐史論元宗曰開元之時一元宗天寶之時又一元宗是元宗之爲君半賢半不賢也白詩又曰漢王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未得是謂元宗本重色之徒其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稱爲賢君幸而得貴妃之晚耳若其卽位之始卽得貴妃其淪喪也又何待天寶之後耶則是元宗一生全非賢君也少陵則以元宗一生全是賢君只是天寶年後多一貴妃耳使得復辟決定勵精圖治如

秋興偶論

望

開元時白詩又以元宗在南內終日只是思念貴妃爲事似無自悔自艾之心與少陵意不合觀史元宗在蜀時每聞有勅使輒惶懼無措及迎養之使至始肯還京則後日南內之思貴妃倘亦有所托而然耶抑無所事事無聊之極耶○詩以秋興命題八首之中秋凡四見唯此首素秋乃是正寫秋字其他秋江秋風清秋燕子俱是借秋標物獨于燕子之秋上加一清字非秋之清則摹燕子飛飛之態不出此秋非素則風烟無力矣奚由接萬里之遠勢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感當時之亂由于承平日久人不習兵變起倉卒盜
賊所到風靡故又于蓬萊曲江之外更拈出昆明池借
漢武之事以起興見元宗之世何常不修武備如開元
卽位之初卽講武于驪山何其軍令之嚴肅其後募兵
以充宿衛則府兵制壞而訓練遂成故事矣此詩織女

秋興偶論

三

機絲虛夜月傷名之空存石鯨鱗甲動秋風譏威之虛
張至天寶之際併訓練故事亦亡矣昌以驗之首句于

昆明池之下著一水字明習戰在水不在岸又此池與
尋常游玩之地不同原非種蓮菰之所且也習戰必
有習戰之人與習戰之具習戰之具固用旌旗習水戰
之具其實用尤在舟楫若誠習戰千舟萬楫往來衝突
盤旋于池水之中方且不有菰與蓮也曷至菰成米而
水爲之黑蓮落房而水爲之紅乎故織女云云于池岸

上寫見水中習戰故事猶在而波漂云云于池水中寫

秋興偶論

四四

則○志○戰○之○危○可○知○矣○關○塞○句○或○指○巫○峽○之○險○非○也○乃○元○宗○幸○蜀○之○路○按○史○元○宗○幸○蜀○書○曰○帝○出○奔○蜀○次○于○馬○嵬○又○曰○帝○至○扶○風○曰○帝○至○河○池○曰○帝○至○普○安○普○安○卽○唐○之○劍○州○曰○上○皇○至○巴○西○曰○至○成○都○夫○幸○蜀○必○由○劍○州○者○懼○追○兵○之○至○也○劍○州○關○塞○極○天○險○之○至○矣○其○通○蜀○者○止○有○窄○窄○一○條○鳥○道○追○兵○少○則○不○能○入○多○則○不○能○容○元○宗○所○恃○以○安○行○至○成○都○者○此○耳○故○于○鳥○道○上○著○一○唯○字○在○本○句○則○以○鳥○道○之○小○照○極○天○關○塞○之○大○以○形○容○其○孤○危○之○甚○若○以○承○上○文○六○句○見○習○戰○于○昆○明○池○水○之○中○其○疏○鑿○之○役○操○練○之○資○所○費○不○知○幾○到○此○全○然○用○他○不○著○所○恃○之○令○人○心○目○蕩○漾○幾○能○使○詩○中○神○理○融○成○一○片○詞○以○保○全○性○命○者○止○此○極○天○關○塞○中○之○窄○窄○一○條○鳥○道○也○

故○此○首○之○五○六○用○波○漂○二○句○掃○去○昆○明○池○水○之○功○足○

微○所○養○非○所○用○而○漢○武○之○開○昆○明○竟○不○如○漢○高○之○修○棧○

道○尚○有○得○方○之○時○耳○又○以○唯○字○模○下○句○一○字○則○又○照○君○

臣○二○人○之○孤○危○關○塞○極○天○高○之○極○矣○單○單○只○元○宗○一○人○

向○窄○窄○鳥○道○邊○行○江○湖○滿○地○闊○之○極○矣○單○單○只○少○陵○一○

人○在○泛○泛○魚○舟○中○住○此○與○第○四○首○魚○龍○秋○江○句○喻○西○內○

單○單○一○元○宗○故○國○平○居○句○單○單○一○少○陵○思○元○宗○格○法○畧○

同其曰漁翁蓋以太公自此曰一漁翁有目空天下之意繫以江湖者影對廟廊謂此發蹤指示之人而奈何置之悠悠江湖之中耶大約此詩由前四句論之則見國家雖安忘戰必危然不忘戰者必不徒博訓練之名而貴有其實然後國家可恃以緩急也由後四句而論國家治兵之實全在得人其人不戰將貴得運籌帷幄之人亦不必多人得如太公望者一人而足矣昔衛靈無道寵南子與元宗之寵貴妃無異而靈公無喪國之禍者夫子所云祝佗治宗廟仲孫圍治賓客王孫賈

秋興偶論

望

治軍旅用得其人也及唐之世天下一統賓客非所急而國之大事惟戎與祀耳前首東來紫氣云云祀非所祀言之詳矣至于兵事則又如此首前六句云云以當日之爲國治兵者非勲戚之徒卽閭閻之輩全不知韜鈴爲何物故卒致于敗耳假若當時得王孫賈之人而用之猶不至此而况如太公之鷹揚者乎然而當時固未嘗無太公之人卽今日之垂釣于江湖者是也夫太公見用之年適當八十耳豈文王之用太公必待其八十而後用之乎少陵之少旣不見用于元宗矣是不得

不望之于今日使今日而用少陵則將奚先曰莫先于用兵何也今日兩京雖復盜賊之餘孽未盡而方鎮之強且跋扈以梗王化故不得已而用兵削平之然後政教始可下及于蒼生也然而必用太公之人者諸賊易滅得如王孫賈之人而足矣然賈之才能禦兵而不能禦將方鎮雖強梁然而不可盡誅則必得太公之人可不戰而屈是廟策之最善者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
秋興偶論

吳六

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
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此總結前七首蓋因今日之作秋興而追憶生平所作得意之詩在晚年則此詩而昔年則漢陂行也然其昔年得意之詩不止漢陂行特以今日之秋興作于夔府而昔年之漢陂行作于京華極盛之時故借香稻云云極盛之事以與今日相形以補前七首未了之意故前六句與眼前秋事全不干涉乃櫟括爲漢陂行詩意若

原詩之小序然第七句專贊原詩之美俱從思字來未

秋興偶論

四七

句緊接第七句方抓歸本題單以結本首上七句實纏結全篇入首之意。此一首與前七首處處遙相照應。前第五首蓬萊宮闕君之所。青瑣朝班臣之所。第六首曲江之花萼城芙蓉苑君游玩之所。此首漢陂乃臣民遊玩之所。地與漢陂相連者曰昆吾。曰御宿。曰紫閣峰。地名凡四。或注曰逶迤曰峰陰俱地名。則是兩句之中除却六箇地名。只餘自入兩箇虛字。使人讀之殊不覺其堆積。此用筆神化之極。直可以二字當六鰲也。入者遊所期之地。自者放舟之始也。自逶迤而昆吾而御宿而紫閣而峰陰。始至漢陂。所經非一地矣。所歷非一時矣。暗伏下文更移二字張本。正起香稻二句。見景物之盛。在在皆然也。香稻二句俱在岸上寫。門籠鸚鵡院植梧桐。沿陂一帶俱是勳戚之家。宅第園亭後人娛以此句。爲倒插句法而不知乃是虛實錯對之法。上句鸚鵡是實。香稻是虛。下句碧桐是實。鳳皇是虛。亦猶第五首紫氣對瑤池而函關却對王母耳。此雖漢陂景之盛亦見當時勳戚之家享盡人間富貴。正與第六首珠簾二句第七首波漂二句相形與第四首王侯第宅皆新主相

秋興偶論

吳

及佳人二句寫遊觀之盛。至于婦女皆出。因婦女之出而遊人益盛。翠者佳人之飾也。不有遺者。安有拾者。其挨擠之甚。至于遺簪墜珥。則不相識之人。皆出矣。至于相問則相識者無不出。而或有未出者。則又轉訊其不出之故。此雖寫遊女之盛。而亦見當時天下全盛無征戍之役。故婦女亦得閒暇無事。正與寒衣處處催刀尺相反。仙侶雖連已與岑家兄弟在中。却統指遊人。謂當時來游者。盡王孫公子文人騷士也。晚更移者。亦以天下全盛無飄零之苦。游觀娛樂。夜以繼日。而名士風流。

今人想莫當年

頗有受用也。曰同舟。正與今日一繫之孤舟相形。曰仙

侶同舟。又與此五陵衣馬自輕肥相反。此二句與上二

句語雖涉四排。然上二句乃承首句。而此二句當稍推

開。以起末二句。本詩曰。公子調水水。佳人雪藕絲。片雲

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謂詩催于佳人公子。而雨其適奏

之趣耳。故此亦應以佳人仙侶。櫛出漢陂行。卽以漢陂

行。照前出秋興。但昔也。綵筆干氣象。何其壯也。今也。白

頭苦低垂。何其哀也。當其賦漢陂也。時值全盛。負其胸

中之才。又當年富力強。遂謂堯舜君民事業。可以力致。

蓋志氣爲之也。至于今者家國俱破。流落天涯。生平志氣消磨已盡。堯舜君民事業。無可復望。故所作之詩。皆低頭吟望之語耳。望字應前望字。但前望字乃張望。以目此望。乃失望。以心白頭對絲筆。低垂對氣象。中加一苦字。見衰颯之甚。總以形容今詩無復舊詩之氣象。觀其詩方知其志。勿逕說到志上。蓋此首專寫興。全無一字實寫秋。唯此句畧帶秋意也。後之解此首者。多不及此。其故有二。一者疑首六句。旣爲躡括漢陂行。却與原詞之事之意之時不合。恰似另作半首律詩者。一者疑

秋興偶論

吳

末二句詞有抑揚。似揚漢陂行。而抑秋興。與晚來漸于詩律細之義相悖。不知此正少陵故作謬誤。以起問者。見此八首爲生平極得意之作。學者不可草草讀過也。其于原詩事不合者。原詩自游漢陂起。半陂已南。至雲際寺而止。自天地黥慘。將晚起。至水面月出止。所紀不過一地一時之事。而此則自遶遶而昆吾。而御宿而紫閣。而峰陰。旣入漢陂。而猶然舟爲屢移。則莫測其游之始。莫測其游之終。無時不行樂。行樂無地不到。不似今日晝而江樓。夜而城頭。窮愁抑鬱之甚也。其意之不合。

者原詩與此皆爲樂也。但原詩取托于天地之慘黤神靈之蒼茫。波濤之汗漫。魚龍之隱見。是以奇險不測之意。寫樂。此則鸚鵡之啄餘。梧桐之棲老。佳人之拾翠。仙侶之同舟。是以從容歡娛之意。寫樂。前後如此之不同者。蓋作漢陂行之時。天下無事。少陵心中亦無事。只有一樂更無苦處。與之相形。爲詩不得有牢騷之感。故止播弄筆端。以增作詩之氣象。以此賦爾時之游。則足矣。若以形今日吟望之苦。則不合。何也。今日天下多事矣。少陵心中。何得無事故。作秋興之時。而追引漢陂之詩。

秋興偶論

五十

挑剔得極醒

原是借昔時之樂。以形今日之苦耳。但原以奇險不測。爲樂。與今日之苦。猶不相符。因而別有取夫從容歡娛爲樂者。故此六句不櫟括原詩之詞。而櫟括其意。其詞止可當原詩之小序。而不可替原詩之正文。明此六句爲秋興。而非爲櫟括漢陂行而作也。其時之不合者。此首本以寫秋。而佳人句內。却似有意無意之間帶出。

箇春字來。細玩原詩內有菱葉荷花。靜如拭句。乃夏秋之交也。可知此春字原出有意就地而論。以京華漢陂之春形。巫山巫峽之秋。就世而論。以元宗開元之春形。

天寶肅代之秋就身而論以昔作漢陂行之春形今作
秋與時之秋此係顯義若其深意則兼他日見用經緯
施設之次第何也此詩第二首表生平出處之節第三
首表立朝之槩第七首表見用于時之急務在于用兵
削平海內苟海內既已削平則將何加曰富曰教香稻
句美其食碧梧句安其居有富之意佳人句化行于閨
門仙侶句誼敦于朋友有教之意而以春字照出何也
國家立政仁以法春義以法秋此夫子所以因魯史以
著訓也前用兵削平海內義也故第七首內于風動鯨

秋興偶論

至

鱗之間仍點一秋字用教養以永莫蒼生仁也故于拾
翠相問之間特添一春字蓋欲以昔時之春溫回今日
之秋肅也不惟春字有意卽下句晚字亦有意春者一
歲之始晚者一日之暮此時回天寶之末也雖曰全盛
其實開元之暮氣也故此詩所述天寶之末不過借他
作箇影子其實所思乃在開元之時也觀憶昔詩云開
元全盛時絕不及天寶情見乎詞矣其抑此詩以揚漢
陂行者政抑漢陂行以揚此詩也蓋人生壯老不同故

所閱歷之境有苦樂而造詣亦有深淺漢陂之詩不云

乎少壯幾時奈老何。今果老矣。詩以窮愁而亦工矣。故昔時之詩。雖曰氣象可觀。然得意疾書。意味尚淺。至秋興八首。則皆由慘淡經營中出。爲生平最得意之筆。元肅兩朝之成敗興亡。卽此一詩可見。少陵一生之出處心事。卽此一詩可知。故後有識者。謂少陵爲詩史。而此詩叙朝事。則史家之斷例。而自述處。則太史公自序也。○第七句。雖指漢陂行。然亦概少年所作。綵筆干氣象。卽本集詩。動帝王尊。乃暗用漢武帝讀子虛賦。飄飄凌雲之嘆。如左太冲作賦。擬相如意。蓋以元宗與武帝爲秋興偶論

至

人俱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生平行事甚相類。故前第五首承露句。西望句。凡兩引。而昆明一首。全章俱用武帝爲客。殆欲以垂頭吟望之秋。與八首當沈初明通天臺哭訴一表。○發秀復曰。唐人重鸚鵡者何也。曰。唐姓望出隴西。故俗作鸚鵡詩。曰。隴郡名。因鸚鵡貴。其實鸚鵡以隴郡貴也。武氏之亂。實兆于此。近赤祥矣。少陵拈出此俗。以見當時王侯戚主之富貴。至于鳳凰。又是從鸚鵡一字拈出。虛實錯對。乃是于王侯戚主之中。獨檢出

公主來。蓋唐室中有武韋之亂。故公主最得寵。及平武

韋而公主之功居多。故公主之權更出諸王勳戚之上。此首雖指天寶中載實。暗影開元初年。以見意。若實賦天寶之末。則外戚楊氏之權。及加公主之上矣。發秀又復曰。綵筆句。統述其少年之詩。旣以仙侶句。括漢陂行。岑家兄弟皆好奇矣。若再以佳人句。括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以刺秦虢之遊遊。其意頗合。曰小子可與言詩。

總論

此詩以秋名興。然古人稱秋。有曰三秋。是以月紀有曰

秋興偶論

五

九秋。是以句紀。而此詩之秋。確指何時乎。第一首玉樹凋傷。楓樹林。又曰叢菊兩開。他日淚。則斷在仲季之間矣。第二首徘徊通宵。將曉見月。當是仲秋之末也。然未必始于此。故依北斗上著一每字。而第三首坐江樓上。疊兩日字。見其望之切。無日不然。又第一首以暮字結者。乃以暮字起。後七首也。蓋秋爲一年之終。而暮爲一日之終也。終而始。復時光自然之序。故第二首卽以落日承之。以及猿鳴而夜。笳奏而曙。方見月光。忽見朝暉。朝而暮。暮而朝。其望之切。無時不然。由而推之。自公遷

夔之一歲泝之入蜀之十餘歲無歲不然而此詩特以
秋稱者在秋言秋耳。作者于此不勝身世之感焉。末首
以玄宗開元之世爲春。則肅代之世爲秋。綵筆氣象之
時爲春。則白頭吟望之時爲秋。是以人生之暮。當世運
之暮。故世之須身者急。身之需世亦急。奈何此身所立
之地。不在廟堂之上。而反置之巫山巫峽之間乎。夫巫
山巫峽。西南之邊隅也。于位則坤兌。于野則鬼井之餘
分。所以第一首末句。點出白帝二字。借公孫命城之義。
白爲秋色。而白帝行秋令者也。故此詩八首。特以巫山

秋興偶論

吾

杜陵輿地圖

巫峽爲來龍之祖。因而照出夔府京華爲兩幹。而衆枝

附焉。其附于夔府者曰江間塞上。曰白帝城。曰北斗。曰

山樓。曰石上洲前。曰千家山郭。曰江樓。曰翠微。曰滄江。

曰瞿塘峽口。曰邊。曰關塞。曰江湖。皆眼前現歷之地。所

憑以望者也。其附於京華者曰畫省。曰五陵。曰長安。曰

王侯第宅。曰魚龍江。曰蓬萊宮闕。曰南山。曰承露金莖。

曰西瑤池。曰東函關。曰青瑣朝班。曰曲江。曰花萼夾城。

曰芙蓉小苑。曰昆明池水。曰昆吾。曰御宿。曰紫閣峰。曰

漢陂。皆昔日平居之地。今日之所遙望而追思者也。然

望有阻思無阻故望之所窮則夔府視京華如天上第一
二首夔府二句地之所限也思之所通則夔府視京華
如眼前第六首云瞿塘二句時之所合也故時如碁地
如枰故盧中郎時興詩中亦以洛下等地名爲骨此詩
八首中所取用地名尤多然有綱領焉其大綱如左右
之分峽如前夔府京華其每章之細綱如人伯之分方
第一首巫山巫峽第二首京華第三首峽上江樓第五
首蓬萊官闕第六首曲江頭第七首昆明池第八首漢
陂八首之中雖各地主然未有到底單用一偏者其主

秋興偶論

五五

夔府邊者必用京華地名相照見意其主京華邊者必
以夔府地名收轉顧題第一首以巫山巫峽賦眼前所
歷之實境中却點出故園二字以伏下文京華之案第
二首意在望京華其中則兩地夾寫而起結皆用夔府
第三首景不離峽邊之江樓而末二句意馳五陵五陵
者天下豪杰集于京華者也第四首似純是長安之事
然首句之首聞字末句之末思字則不必明點而已知
其爲在夔府矣或曰秋江卽巫峽也第五首蓬萊官闕

南山瑤池函關許多地名皆屬京華末以滄江一地名

歸結最有力量入首中唯此首地名採得另是一樣蓋
因譏玄宗好仙故地名皆切仙境首句蓬萊宮闕爲主

蓋取三山之一以命名也終南山神宅之窟宅仙露合

不死之藥瑤池函關點出老子王母更顯滄江隱逸所

棲青瑣朝班則東方朔之金馬門點朝班者即末首之

仙侶把一首蚤朝詩却化作遊仙詩全是幾箇地名點

得醒快第六首首句瞿塘與曲江並提中間却側落曲

江而城曰芙蓉苑曰芙蓉簾曰珠柱曰繡纜曰錦檣曰

牙特選出一班火艷字面簇成地名正是化帝王州爲

秋興偶論

歌舞地處爲後敗興張本而瞿塘止留作末後回首二

字所憑之地本集曰即從巫峽穿巴峽便下襄陽向雒

陽瞿塘峽之口乃入蜀出蜀必由之處少陵艤舟于此

幾幾有可歸之勢矣而卒不得歸隔歲經年只单单一

舟舟中单单一人徘徊于此更見苦極此蓋以夔之瞿

塘敵彼曲池之數地名與上首同但上首滄江在後用

爲歸結已妙此首瞿塘在前用爲領袖尤奇第七首昆

明池水止京華一地各耳却用夔之關塞江湖雙結

以此首譏玄宗之好武功而又一篇之將終上六句寫

得雄壯之極非此極天滿地之勢托之不起至第八首
首二句連用京華六箇地名而其末只用低頭吟望虛
虛結之全不點出夔府一箇地名來或謂第一首俱寫
巫山巫峽雖帶出故園二字亦非實境故此末章全用
京華地名絕不及夔使前後虛實互補不知少陵歸思
之切滿心只是京華滿眼只是京華而巫山巫峽是其
却。是。當。日。的。真。情。景。妙。絕。妙。絕。奇。快。之。論。
厭惡而急急去之者也故前半特借以寓興而未首則
掃除其迹耳其次詩中所引人名明者凡四暗者凡四
其明者曰漢武帝蓋取以喻元宗曰匡衡曰劉向喻已

秋興偶論

之學問經術有體有用絕非迂腐之儒故又以青瑣暗
表東方曼倩綵筆暗表司馬長卿聊示優游玩世之迹
人不易識而其實抱有撥亂反正之才如鷹揚之太公
年當遲暮隱寄江湖用之最宜及其時也至於瑤池之
明稱王母紫氣之暗指老子偶爾拈來點綴蚤朝之瑞
符而已全非詩之肯綮也然而當入首正中之一聯非
此則又無以生全篇之氣勢至於所引之物類其係於
天者皆用以紀時時出於天者也故風雲月露以紀一
年之秋落日朝暉以紀一日之時唯霄漢表闕北斗標

望。取。意。稍。別。物。之。係。於。地。而。可。以。紀。時。者。唯。有。植。物。物。之。植。者。榮。枯。於。時。者。也。最。顯。者。莫。過。於。楓。樹。叢。菊。而。若。藤。蘿。若。蘆。荻。若。菰。米。若。蓮。房。若。香。稻。若。碧。梧。凡。草。木。之。屬。皆。可。紀。秋。若。夫。動。物。雖。無。紀。時。之。能。而。其。受。變。於。時。處。亦。足。感。人。如。猿。及。燕。子。之。類。是。也。若。鳳。凰。鸚。鵡。黃。鶻。白。鷗。則。從。思。中。懸。生。出。來。物。色。原。非。實。景。物。又。有。係。乎。人。之。所。需。者。其。紀。時。所。用。却。在。瑣。瑣。事。物。若。砧。若。刀。尺。若。筓。若。香。爐。若。枕。而。大。者。若。舟。車。衣。馬。之。屬。不。過。偶。拈。以。形。人。世。得。喪。榮。辱。相。懸。之。勢。以。寄。感。爾。若。夫。承。露。金。

秋興偶論

五

莖。雉。尾。宮。扇。珠。簾。繡。柱。錦。纜。牙。檣。織。女。機。杼。石。鯨。鱗。甲。雖。曰。用。物。而。本。詩。之。意。特。取。以。表。地。讀。詩。者。宜。當。地。名。觀。勿。作。物。類。觀。何。也。少。陵。秋。興。八。首。從。太。冲。詠。史。八。首。中。來。也。詠。史。八。首。全。以。多。多。人。名。寓。意。秋。興。八。首。全。以。多。多。地。名。感。懷。故。於。論。末。復。作。秋。興。地。名。圖。而。人。名。物。名。則。畧。○。古。人。云。興。括。六。義。之。全。少。陵。此。詩。八。首。首。首。俱。有。比。賦。之。義。無。須。一一。細。貼。至。於。八。首。之。合。乎。風。雅。頌。者。前。三。章。似。列。風。第。四。首。似。王。風。之。黍。離。第。五。首。似。頌。第。六。首。似。小。雅。第。七。首。似。大。雅。第。八。首。似。二。南。士。女。

秋興偶論

五

江漢之遊然亦不須強分何也秦漢以來世無孔子誰別頌雅之所然亦不妨強分之以存其意耳風者形一國之風俗故其所取山川形勝之材不越此邦之界所用草木鳥獸之名不踰本土之產少陵旣以長安爲故國而詩中取材用物都取諸蜀之夔府豈所云風不出境之義乎雖然嘗攷之三百篇黎侯失國託身于衛衛人微之作式微之詩因以繫衛遂爲衛風况郡縣以後天下無分土故爲詩者不以一國之風俗爲屬而以一人之感遇爲風少陵此詩身之所遇在夔府心之所感在長安則卽當以所遇所感現在之實境爲風第一首旣以巫山巫峽表厥疆場矣其江間之波浪塞上之風雲卽其山川形勢而楓樹叢菊莫非茲土之物色寒衣二句俗勤女工頗似唐風與長安拾翠相問不同係之以風洵不誣也第二首第三首峽猿之噉噉戍笳之嗚嗚漁人之泛泛燕子之飛飛以及石上之藤蘿洲前之蘆荻物色皆屬夔府獨其悵望八月使槎徘徊午夜畫省傷功名之蹭蹬悼心事之蹉跎雖緣夔府而觸不因夔府而生乃黎侯賦式微之本旨也原夫式微之詩作

於黎侯不繫黎而繫衛譏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耳。唐之方鎮古之方伯也。故少陵於鎮蜀者有譏爾譏

其不能薦賢於天子也。按少陵自乾元元年己亥冬自

隴右入成都。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明年丁未作秋興

客蜀凡八年。其時前後作鎮蜀者如嚴武高適皆少陵

夙昔同學之士。自輕自肥。姦託其詞。風人和平之致也。

已上三首。所賦皆夔府眼前現在之事也。第四首以後

五首俱長安之事。都于夔府無干涉。但五首之中。蓬萊

以後四首。俱從思字寫長安往日之事。而第四首則其

秋興偶論

本

所聞乃長安現在之事也。昔東周之大夫行役西周。見

王城之傾廢。爰作黍離離之詩。是爲王風。但彼當王

城傾廢之餘。千里應然蕭條。此當兩都克復之日。一時

更爾繁華。第宅衣冠之紛若金鼓羽書之旁午。則據所

聞而賦。與據所見而賦。同一傷悲也。前者進士之舉。既

無望於外。而汲引之事。或可得于內。而王侯文武云云

如此復何望乎。此所以念及故國平居。而慨然有所思

但黍離之思先王。思其盛。如文武成康之時。此首之思

元宗。亦思其盛。如開元勵治之初。此秋江之魚龍猶故

圖之禾黍。乃思之緣起。而非思之根本也。故於思上著一所字。見思有所以然者。下四首云云之意是也。頌之爲義。有美無刺。如第五首雖句句是美。實句句是刺。刺元宗之好神仙也。按開元六年夏。初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猶似出於戲。至二十二年。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從此認真矣。二十五年。置位博士。二十九年。得位元皇帝像。詔兩京諸州各置位元皇帝廟。天寶元年。得靈寶于尹喜故宅。置位元廟於大寧坊。九月。改爲太上位元皇帝宮。二年。改西京位元廟爲大明宮。東京爲

秋興偶論

空

太清宮。八載。謁太清宮。冊位元皇帝尊號。七載。位元皇帝。降于會昌。改曰昭應。十載。朝獻太清宮。故此詩東來。紫氣滿函關。言關之東。關之西。盡爲伯陽紫氣所占也。

此句是主。上句是客。俱用漢武帝事。勿認作周穆王事。周穆王傳。譏遠遊。重在穆王往就王母。漢武內傳。譏好仙。重在王母來就武帝。乃七夕故事。偶與秋字相關。承露句。亦屬漢武帝求仙之事。以位宗爲人。內多愁。而外施仁義。與漢武帝相類。故下文昆明池云云。明照出漢武帝。上句終南神仙之窟宅也。蓬萊宮。言居之深。雲移

二句見之難。卽方士所云天子所居不可令人見之意也。一卧二句崇奉位學而抑退儒術。譏其所惑愈深也。誦中有諷不純乎頌矣。第六首刺元宗好土木也。昔遊雒陽。寓次遇二客。一秦人一蜀人。偶談秋興及此首。秦客曰。開元二十年。命范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二十三年。冊楊氏爲貴妃。乃預安排與貴妃行樂之地耳。花萼句言樓之大。一樓耳。築之城大矣。且作夾城而使之內通于御。其大何如。芙蓉句言苑之遠。謂其勢可以入邊也。愁卽城高逕仄。旌旗之愁。彼言高秋興偶論

空

意。此言遠意。長安地偏西北。除此一苑。長安之西。幾無地矣。秦之阿房。恐不是過。而目爲小苑者。人主一念之侈。猶以爲小也。簾柱者。宮殿之飾。珠綉言其麗。圍黃鶻言其多。纜檣者。水嬉之具。錦牙言其麗。起白鷗言其多。黃鶻鳥之好群者。珠簾綉柱之多。重重密密。迤布曲江之岸。自曲江之中心。旋而望之。若干萬成群之黃鶻。重重密密。圍住此曲江者。然白鷗水鳥之愛靜者。錦纜牙檣之多。往來盤曳。處處皆遍。卽鷗鳥亦不能遂其飲啄之性。起者起於曲江之中。圍者圍乎曲江之外。通御者

秋興偶論

奎

自曲江而入。通入邊者。自曲江而入。則曲江頭卽哀江頭。所潛行之曲江曲。而花萼云云。卽江頭宮殿鎖于門也。夫此不過離宮別館遊幸之所耳。驪山溫泉處處有之。何止一曲江。奢侈至此。是將秦川百二。自古帝王之州。一。掌。妙。古。只。容。得。一。箇。貴。妃。在。上。縮成一掌歌舞之地。以充一人俄頃之歡娛耳。蜀客曰。如子說。奚以置首二句。與末回首二字也。曰。此二句寫法。與上函關二句寫法相類。亦相照。函關之西。是謂秦川。而函關以東。東周及六國之故地。位宗旣以秦川爲歌舞之地。則土木之費。不得取之函關以東之民。則是元宗一人獨歡獨樂。而天下之民。皆在風烟之中矣。其借瞿塘與曲江萬里相接以徵之者。以詩之作。必有所據之地以起。而少陵作詩之時。適在瞿塘峽口。則回首之人。卽少陵。而少陵回首之處。卽瞿塘峽口也。蜀客曰。信哉。元宗之好仙也。將秦川百二。捨爲道場。好奢也。將秦川百二。排爲戲場。則其好武也。安得不將秦川百二。化爲戰場乎。夫元宗末年之亂。正坐武備不修之故。則第七首曷說之。詭其務名不務實耳。故朱子作綱目。

于開元元年。大書曰。講武于驪山。詞無所與。十九年。

月置太公廟書法曰譏也于時帝事邊功故有此置其
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敗至于喪師二十萬未
幾祿山犯關四海分崩流爲藩鎮之禍生民屠戮幾盡
至于五代之後然後已則皆起元宗好大喜功之一念
而立太公廟固其意之效也夫古來王者致治原不借
才異代故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豈無懷才抱異如
太公而淪迹江湖之間者乎卒不聞後車之載也此馮
唐所以致嘆耳此與上首信乎雅矣但未可大小分耳
至於第八首前六句寫天寶之勝遊其文法似於第五

秋興偶論

古

首前六句相類所謂朝野多歡娛也此首專序在野其
風物之美麗士女之遊觀髣髴周南江漢之間中所拈
佳人相問之春卽有女所懷之春似乎風之最正而無
所刺卽有所刺亦于元宗無與然君子以爲猶有刺于
元宗者仙侶句不治其庖始于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
休日選勝行樂佳人句不續其麻起於連年御樓觀燈
及腸脯則此詩風也亦雅矣故有識之士推少陵爲二
雅之才信然也夫以二雅之才目少陵統論其生平之
詩耳若論此詩則六義皆備所以托意於秋而以興義

括之也。故學者熟此八首，則全集之千餘篇皆可通。不惟全集，卽孔子所刪之三百篇亦得通。何也？通之以思也。昔孔子謂詩三百，可蔽以一言，一言者無物之思也。此詩八首，凡五百一十二言，却把思字安于正中中間。恰如居所之北辰，在衆星之中，內除却一望字，當時冲之南極，將其餘五百一十言分而爲二，各得二百五十字。一以望字領之，寫眼前之事而挾述往事，以寄感。是爲前四章。一以思字領之，追寫往日之事而重期後來。以見志是爲後四首，而總以思字爲前後黏合之要樞。

秋興偶論

六

何也？思出於無邪也。思者興之根本，而秋其枝條。詩中之取材用物，其花葉也。○客曰：少陵秋興詩八首，古人以爲應唐律一首八句之義，敢問奚合奚分？曰：作律之法，不過起承轉合。少陵八首亦用此法，所以此詩八首有合于一首八句之義也。今更爲客分之，第一首實寫秋景，乃律詩起句之法。第二首緊接上意，拈出望字，見身在夔府。君在京華，此律詩二句推衍首句之法。第三首日日江樓，承身在夔府。第四首寂寞秋江，承君在京華。此律詩三四承第二之法，而以直北云云之危急對

信宿云云之間適以候王云云之赫奕對匡衡云云之
侘傺乃是絕妙領聯也第五首第六首暗頂上文思字
畧畧拓開一則以蓬萊瑤池等神仙窟宅表往時御政
之所而繫思於滄江之上。一則以花萼芙蓉等錦繡乾
坤追舊遊幸之處而遙望於瞿塘之間。頸聯尤爲精工
之極第七首關塞極天之鳥道江湖滿地之漁翁身與
元宗從頸聯分轉而下總應前文而單以寓變作秋興
之一人收來以結上七章亦如律詩末句照映首句之
法故少陵秋興八首祇是一首猶義文序易六十四卦
總。是。八。卦。

秋興偶論

空

附錄推論杜律一則

睢陽賈發秀啓夕甫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從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踟躇。

此子美五言律詩初手。以伯魚自處。而孔子其父者也。問今日所登者。何城之樓。則東郡卽兗州也。問何事而在兗州。則以隨父之任也。夫兗州者。周公之國。而孔子之家也。凡登眺之詩。必帶懷古懷古者。必懷其本地之

秋興偶論

奎

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今在兗州。合孔子與周公奚歸。然使子美居然孔子自處。何以處。夫爲子美之父也者。故退而自處以伯魚。摘取伯魚對答陳亢趨庭之文爲起句。夫趨而過庭者。子美必有獨立堂上之人矣。此善則歸親之誼也。日字卽取原文。兩他日字來。有惜陰之意。謂已從父到此。只是學詩學禮。日不暇給。曷嘗有縱意遊覽之一刻。乃今日登此城樓。而得縱目一眺也。初字有兩義。照上句日字言。與以前止在署中侍親。未嘗離庭前一步。而此則行有餘力之暇。餘一照下七句言家。

本秦川生平所見皆西北山水而自此則歷覽東南形勝之始也。浮雲二句緊寫縱目二字。上句仰寫。下句俯寫。觀其所採禹貢地名。盡出兗州之外。則此二句不拘拘一郡之形勝。特以眺者之目量爲限。要之亦不離現在所登之兗州南樓爲起目之始。先於東郡之左右旁表以距目之界。曰海曰岱。次於南樓之東南直表以目之距界。曰青曰徐。海之與岱懸矣。而以經兗之浮雲聯其勢。連者不斷之詞。青之與徐遠矣。而以目兗之平野接其形。入者不盡之詞。夫題咏兗府南樓而遙采佳名。

秋興偶論

六

大觀則海岱青徐誠不可移易。但登眺之時景物之入目者亦復何限。而聯海岱者必以浮雲接青徐者必以平野。甚平野者取其幅幅之廣。以徵天地之大。爲下文。嶂孤城荒張本浮雲者取其變幻之速。以寓古今之久。爲下文。碑在殿餘張本已上二句寫縱目已極。直如館中初讀書學生平日爲父師所拘束。一旦放假出遊。滿眼饒態活現。画出然後收眼細看。本郡景物。嶂山孤嶂之上。秦始之碑在焉。是李斯之所書也。曲阜荒城之

中魯恭王之殿在焉。是王延壽之所賦也。平日歷覽典

籍所載從來古意兗州最多其漫滅無傳不可勝計卽此二者之尚存可徵其不誣矣然此二者之不至漫滅無傳亦岌岌耳何也以上二句天地之大較之彼孤幘荒城且不異平野之邱垤何況於嶂上之碑城中之殿乎以古今之久較之彼暴秦義漢會不及浮雲之倏忽而況於猶在之碑僅餘之殿乎嗟夫茫茫天地悠悠今古寓形幾何努力當及少壯則欲建不朽之業者非古人吾誰與歸但古人之不朽非一轍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我今日而欲圖不朽之業將以立功乎宜爲李斯

秋興偶論

充九

之上書將以立言乎宜爲王延壽之作頌然皆非吾之願也我之所願者唯學詩學禮效孔氏之立德而已故曰臨眺獨蹢躅躑躅者足欲進而心不定也其不定于彼者正其足於此也蓋有子夏戰勝之力矣古意與古跡不同古跡古人行事所留之遺蹟也如本集詠懷古跡五首是也至於此詩若指秦碑爲始皇頌德之碑魯殿爲恭王好奢之殿便是古跡則與末句不相貫串矣但此詩不止取秦始魯恭之行事而兼取李書王賦之

義斯可與下文相適故曰古意古意猶言古董秦碑得

李書魯殿經王賦方成古董不然曷異驛前之稱功碑
縣衙之迎官舍乎然天下古意兗州獨多者孔子魯人
也刪史爲經魯乃宗國不使如杞宋之無徵也而子美
却於孔子之事無稱引焉者蓋懷孔子而卽述孔子此
宋人之腐氣也故只借秦碑魯殿二意虛虛夾寫出箇
願學孔氏之意來此等詩格如日者命格之有拱祿拱
貴爲最上也況其首句已暗引趨庭之語但趨庭家人
父子居常之禮不可標爲事跡然未嘗不可通之孔子
之意也子美之躊躇而不從彼二意者正戀戀此意而

秋興偶論

七

不能去也况趨庭之教無非學詩學禮他日夫子謂伯
魚汝爲周南訓以學詩面牆之立戒以學禮此詩取材
趨庭不惟誦法孔子而兼挾周公在內此等文法空申
之重樓疊閣也其於兗州人物之大觀方寫得圓滿無
遺真聖手也雖然兗州之古意不惟多於春秋之前卽

秦漢以後亦復多多而子美專取此二者夫燔滅孔子

之詩書者秦人壞孔氏之宅以爲宮室者魯恭至於今

日皆若氓若滅而獨此誦法孔氏之士或趨庭而承顏

或登樓而縱目其以護衛聖道不待起八代之昌黎此

○離○合○今○入○心○目○俱○炫○不○可○卽○視○所○謂○莊○註○郭○象○非○郭○

○象○註○莊○也○

一○片○神○光○

詩真有不測之神妙矣。所以然者。子美雖當少年。有定識。有定力。因而有定志。有志竟成。遂爲千古詩家之集大成。若其詩與題相顧。其布局措詞。字字皆有法度。題曰兖州。卽詩首東郡。其下孤嶂荒城。由此生。卽海岱青徐亦由此生。南樓字詩題。俱同庭字。從樓字生。碑殿亦從樓字生。詩縱目及臨眺寫題。登字趨字從登字生。蹶蹶又從趨字生。其詩律之細。不待晚年也。○客有難啓。父子曰。此詩寫東郡之形勢。與秋興之蓬萊宮闕云云。同乎異乎。曰法同而意異。秋興。法天之全象。兖州。依人之視界。秋興。東以函關。西以瑤池。南以終南山爲界。作三點同心半圓形。如扇面。兖州。左以海。右以岱。南以青。及徐爲界。作三點同心半圓形。如扇面。此法之所以同也。至於蓬萊宮闕。君之所居也。可以謂之北。可以謂之中。謂之中者。須再用規作半圓形。與前合成一全圓形。王者居中制外之象也。謂之北者。長安地徧西北。不必更作。卽此以象王者負陰抱陽。南面而治天下也。此皆辰居星共之理。子美法以尊朝廷耳。若夫兖州身之所。在。不過一人之寓目感懷。故止寫視理。謂人目之容量。

所受於大象之分。卽其見界之所至。以示格物之能而已。惟秋興爲尊君愛國。故高表凌漢霄之仙掌。而實以紫氣。兖州爲寓日感懷。故俯送入青徐之平野。而連以浮雲。此意之所以異也。又須知秋興是寫望。此是寫眺。融。今。諸。詩。處。薄。成。無。跡。真。如。無。縫。天。衣。他。人。飛。針。度。線。縱。費。經。營。終。不。能。無。綻。積。眺者心中無事。極人目量之所至。不必直射。或右或左。之。痕。安。得。不。推。此。爲。聖。手。縱橫遠近。任所觸之物。而後感於心。望者心中。有事。心之所注。而目向之。不左不右。直直射去。如秋興二章之每依北斗望京華。亦不論目力之所能及。及不能及。而必眈眈注之。如六章。瞿塘白江。相去萬里。不因風烟之阻。而輟望。故望之有所見。而感無所見。而亦感也。又須知此詩之眺。在園子中。往外眺。秋興之望。在園子外。往內望。何也。充府之望。身在南樓。秋興之望。身不列澤。萊宮前之朝班。而在巫山巫峽之間也。

秋興偶論

